

# 菊有黄花

/ 任崇喜

晨练,湖边,公园里小径两旁,菊花开得正欢。小朵纤巧,眉目清秀,色彩缤纷,尽极妍态。这娇小的菊左一簇右一簇集合起来,竟蔚然成气势,让宁静的小径也热闹起来。

黄色的菊,为我所爱。黄的花瓣,黄的蕊,在秋日清凉的早晨,立时跳出一股融融暖意,有阳光明亮中的厚泽,有浸入肌肤的香气。

菊花色彩有八个大系:黄、白、黑、紫、红、绿、茶、杂。有一种七彩菊,想象中光彩照人,但仔细看上去,色不纯正,枝叶单薄,更当紧的是,没有“花之隐逸者”的风骨,只剩下多彩的面具。

菊花,以黄如蜜、黑若墨、白似璧、绿如翡翠者为上。但符合“鲜艳、明朗、清晰为贵”标准的,似乎只有黄菊。难怪《礼记》说:“季秋之月,菊有黄花。”

自古至今,黄色为正宗。奇怪的是人们记住的吟菊诗,多是唐代黄巢的《咏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考试落第,站在长安城门前,惆怅之余,浩然之气让菊花扬尽名气。

殊不知,一代明主唐太宗,有

“细叶抽轻翠,园花簇金黄”的欣喜;风流倜傥的李太白,有“时过菊潭上,摘此黄金花”的惬意;为歌女青衫湿透的白居易,有“满秋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的凝思;期待巴山夜雨的李商隐,有“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的明丽……他们的眼中,都是黄色的菊。

这个季节,秋高气爽,群芳凋零,菊蕊盈枝,霜中争艳。黄花尽染,暗香盈袖,繁英似锦,将清秋的大自然装点得“不是春光胜似春光”。“三载四插五打光,六月施肥菊苗欢;七月八月长流水,九月菊花滚绣球。”菊花之美,雅俗共赏。“家家争说黄花秀,处处篱边铺彩霞”,黄色的菊像娴静女子,眉眼间含着笑意。其形态多姿,似龙爪,似金鳞,似飘带,似金针,疏密有致,柔美卷曲,各尽其妙。秋的凝重,在黄菊的身上,写出了阳光飘逸的一笔。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心素如简。”《诗品》里的这句话,道出了菊的风骨,让人欢喜得紧。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号称菊城。这个季节,家家都会种上几株菊。花的品种普通,但茎叶茁壮,花事频频。每到深秋,梯道,门檐,院落,胡同口,三五成群的菊,随意簇拥绽放。举目而望,像一群落落大方的小女子,娇而

不艳媚而不妖,洋溢着隽永清丽之气。穿行小巷,秋风拂动,只觉暗香浮动,沁人心脾。

秋心为愁。黄花里,自然有别情离意。“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夜沉沉,凉似水,孤枕难眠,思念漫如潮水。“美人卷珠帘,深坐蹙蛾眉”,为思念所伤的,不仅仅是李易安。“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明日黄花,旧情只待成追忆。离思如雨,点点滴滴凄凉,守着秋日的清冷,独自暗香。

菊花,“所以贵者,苗可以菜,花可以药,囊可枕,酿可以饮。”人们喜欢菊花,赏菊、采菊、食菊、佩菊、吟菊,活动繁多。将之晒干,多用以泡茶、泡酒。“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酿的就是菊花酒。“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旧摘人频异,轻香酒暂随”,看到菊花傲霜而开,再沉重的心事,也会放下。“晚收红叶题诗遍,秋待黄花酿酒液。”诗酒种菊,荷锄带月,酒香与菊韵互为交融,那种清雅,令人心驰神往。

“秋菊有佳色,萸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黄色的菊,没有荷花的亮丽,没有梅花的壮美,却于淡雅中见风骨,让平素的日子,散逸出一种亮丽。

## 凤凰男的哀歌

/ 夏丽柠

在英国当代小说家里,伊恩·麦克尤恩最有可能获诺奖。1948年,麦克尤恩出生于伦敦西南边的小城。父亲戴维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时的海军老兵。母亲罗丝的前夫曾在北非作战,1945死于战场。父母带着小麦克尤恩长驻海外的海军基地,他11岁时被送回英国上寄宿学校。麦克尤恩说,是母亲的忧郁遗传给了他,有忧虑才有故事。

麦克尤恩的小说主题总是围绕着夫妻关系(爱情关系)和儿童成长(亲子关系)打转,乐于挖掘人性最黑暗的部分如何面露狰狞,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透彻。《在切瑟尔海滩上》就“黑”得漂亮。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爱德华与弗洛伦斯在伦敦相遇。爱德华聪敏、勤劳,是历史系高材生。弗洛伦斯家境优渥,拉得一手绝妙的小提琴,以四重奏登台表演是她一生的梦想。像所有青年男女一样,热恋时觉得对方什么都好。弗洛伦斯一点不觉得,爱德华有精神病的母亲和把学生作业带回家批改的父亲有什么问题。爱德华也觉得弗洛伦斯那个打网球时输一分都懊悔的父亲挺正常。虽然家人不喜欢爱德华,弗洛伦斯还是决定嫁给他。

可婚礼之后,在切瑟尔海滩的酒店里,问题来了。他们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初夜。弗洛伦斯害怕得不得了,又觉得跟他做这种事肮脏得要命。情急之下,她连“形婚”都说出了口。气得爱德华扬长而去。他们的婚姻尚未开始就完结了。

小说结尾意味深长。爱德华昏聩度日,开了一个乐行,女友无数。弗洛伦斯又结婚了,登台表演了,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爱德华去听弗洛伦斯的音乐会,上台台下四目相对,眼里都是泪。

他们到底哪里错了?他们到底错过了什么?读者会各找原因。但有一点不会错:来自社会底层的爱德华与来自上流社会的弗洛伦斯,他们的距离绝不是一个初夜,而是长长的一生。

想起两人热恋时讨论过的那些音乐,奏响的明明是凤凰男的哀歌。

## 喵星人的灵魂

/ 赵鲁璐

《猫魂》是河合隼雄根据刊载于日本《新潮》杂志“猫魂”专栏的12篇文章增删润色后出版的合集。河合隼雄研究心理学,其文化涉猎广泛,与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等亦有文学上的交流。正因为他是一个有料又有趣的人,所以《猫魂》也是相当有料又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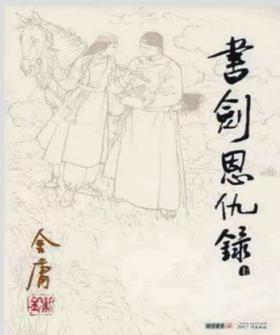
开篇从猫说起,选取埃及神话里被赋予猫头人身的贝斯特女神的特征来分析现代人的灵魂,通过荣格研究院课程讲师芭芭拉·汉娜关于猫的曼陀罗图像,理解猫个性中的多变性,从而揭露人类心中潜藏的和猫类似的性格。

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是作者筛选了古今相传的猫的传说故事,畅谈猫与人的灵魂关联,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如童话故事《穿靴子的猫》《飞天猫》,文学名篇夏目漱石《我是猫》,宫泽贤治《要求繁多的餐馆》《椽子与山猫》等,还有日本神话传说《锅岛猫妖骚动》,还有儿童绘本《活了100万次的猫》《小猫皮皮》《绵之国屋》。有关猫的文学著作,在河合隼雄的妙笔推介之下,令人印象深刻,这些鲜明灵动妙趣横生的猫,让人生出念头定要搜寻这些佳作一一读来。如霍夫曼笔下傲慢乖戾的雄猫穆尔,谷崎润一郎那只影响男性与女性关系的猫(《猫与庄造与两个女人》),以及爱伦·坡《黑猫·黄金虫》中惊悚恐怖的黑猫,等等。

日本是一个喜爱猫的国度,不仅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猫的形象,在影视剧中也常常塑造以猫为主角或以猫为线索穿插叙述故事的艺术表现形式。故而,身为心理学家的河合隼雄才能从猫说起,洋洋洒洒纵谈古今。其表面上是在讲述猫的故事,实则旨在解剖现代人的心理困境,由表及里地分析了当下社会人的孤独、矫情与病态。

本书既可做名作赏析来读,亦可当做窥探人类心理的文本来读。甚至读完也许还会萌生饲养一只宠物猫的念头来。

本版电邮  
zhbookworm\_123@163.com



## 珠海书城

### 本周新书畅销书榜

- 1.《向往高处的阳光》 毕淑敏 著
- 2.《识古寻踪:中国文化史迹手账》 斯飞小组 著
- 3.《苏东坡的山药粥》 徐佳 著
- 4.《想象力的科学空间》 达维德·科罗·博尔加 著
- 5.《茶杯里的风暴》 海伦·切爾斯基 著
- 6.《创新时代》 盖玉云 著
- 7.《人类愚蠢辞典》 (意)皮耶尔·乔治·奥迪弗雷迪 著
- 8.《昨日将至》 朱利安·费罗斯 著
- 9.《老后破产:名为“长寿”的噩梦》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著
- 10.《人生贵适意——蔡澜旅行食记》 蔡澜 著



## 问世间,情为何物?

/ 冯磊

“风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记得第一次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还是读初三的时候,一本《书剑恩仇录》,让我开始拥有了江湖梦。侠客们的快意恩仇、侠骨柔情,让我充满遐想。自此,便迷上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读了一本又一本,看了一遍又一遍。

金庸的武侠世界里,不仅拥有一个建立在表层故事链上的深刻思想天地,同时还拥有一个被包裹在深层主题曲里的真挚情感空间。金庸笔下的爱情,有求而不得的毁灭,有爱得卑微的酸楚,有爱而不悔的勇敢,有甘愿牺牲自我的无怨无悔,更有生死相许的承诺……一个又一个惊世的恋情,璀璨多姿,浪漫如烟。不管过了多少年,一想到金庸,我脑海中最先浮现出的,依然是那些刻骨铭心、荡气回肠的爱情传奇。

问世间,情为何物?《书剑恩仇录》里陈家洛和香香公主的爱情美得犹如一场空灵的梦幻。香香公主最后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陈家洛示警,最后化蝶一幕,将爱情升华为凄美的人间绝唱,让人一次次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问世间,情为何物?《射雕英雄传》里,郭靖说:“用不着说。我不能没有她,蓉儿也不能没有我。我们两个心里都知道的。”“用不着说”!这是何等的境界。不善言辞的郭靖,却直达事物的本质,一语破的。两情相悦需要什么?是倾听,是依靠,是欣赏,是关爱,是宽容,是坚贞,是以对方为自己生命中的一切。这种至死不渝、生死不离的爱情成了金庸小说当之无愧的经典。

问世间,情为何物?忘不了《天龙八部》里的那个场景,青石桥上,轰轰雷鸣,大雨将至,乔峰用“降龙十八掌”打死了自己最爱的人,一段患难中的真情,却没能走到最后,成了凄美的悲剧。随着阿朱的死,乔峰的心也同时死去。或许,我们不解如此大英雄为何会情系一个普通女子,但是,当你明白乔峰的孤独,也许就会明白,纵然群花遍地、而我独爱一朵的那份情怀。

问世间,情为何物?《神雕侠侣》中,杨过和小龙女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成了神仙眷侣,可是在他们的背后,程英和陆无双为杨过负尽青春抛尽韶华,公孙绿萼为杨过刹那芳华无悔殉情,郭襄为杨过天涯思君念念不忘……爱情的世界里,这些单向的苦恋,在金庸的笔下,也成为另一种灿烂的烟火。

金庸的十五部作品连在一起,划出了一个圆拱形的爱情浓度抛物线,中间极盛,两头很低,始于点缀,终于虚无。这些作品里对于爱情的描写,至情至真,写出了爱情的丰富性与深刻性。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 冯春雨

金庸先生走了,这个双鱼座织梦者,身后是一个气象万千的江湖……

在多梦的年纪能遇见金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老年的海明威说:如果你有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她将与生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对我来说,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就是生命中流动的盛宴!



此后的日子里,自己也沦落成了“江湖中人”。记忆中一个永恒的画面是:在北方凛冽的寒风里,暮色苍茫中,我在租书摊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看武侠,直看得山河变色,直看到天荒地老!师长的鸡汤、身边的女生、没完没了的考试……这些都不重要了,当务之急是要练就绝世武功!可是去哪儿找那些武林秘籍化外高人呢?——光明顶还是绝情谷、华山之巅还是西湖之渊,这些都让我拔剑四顾心茫然。

可惜呀!我们心中的屠龙刀还是敌不过岁月的杀猪刀。有人说,金庸笔下经历了儒侠、道侠、佛侠几个阶段,我们也自然而然地走向了“佛系”。放眼望去,那些“曾经的你”没有谁成了萧峰、杨过,却都混成形形色色的韦小宝——只是,在生命的一些瞬间,还是会被金大侠一下“点了穴道”。看了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听了黄霑的《沧海一声笑》,还是会让我们沉默好久好久。

与金庸的神交,还离不开围棋。我们都痴于“木野狐”,那是另一个精彩的江湖。金大侠笔下纵横的黑白子、玲珑棋局让人拍案叫绝;他和吴清源、聂卫平、梁羽生、聂绀弩的风流佳话,也让人神往。我曾一直有个“小目标”:能和金庸先生纹枰对坐,从容谈话。看来,这个“小目标”也永远无法实现了。

现在,金庸走了。在《神雕侠侣》里,程英说:“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你又何必烦恼?”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走好金大侠!谢谢你给我的华美盛宴,也谢谢你给我的无尽遗憾……

## 体检

/ 安东

把身体放到机器里,大约一年一次,成为规律性的人机交汇,这是身体的、生活的、生命的一部分。当交汇成功,也同时是人主动交出和甘愿边缘吧。这点总有些可笑,你和机器发生关系前还得空腹,我想象你进入机器前如果体内五花八门美食杂陈,那机器如何从你身体上抽出准确的信号呢?

还是不要妨碍机器工作吧。所以来到机器面前倒不需要什么敬畏和礼仪,而是让你空。也许平日我们过分填充自己,这一刻在机器的指令下,任由饥饿划到身体。来到机器前,你未必是病人,但你可能是未来的病人。这个你说了不算由机器决定。医生立在你和机器之间看着显示屏,你的身体被分解成点、线、面、色块。

在你鲜活的皮肉之下究竟藏了什么?你能看到吗?正常情况下你是看不见自己的,是要通过“中介”看见并发现你自己。在过

去,病人和医生之间隔了一层虚无的想象,你对体内的一切是通过医生的语言获得形而上的体验。现在医生退到后方,注视着机器,顺便告诉你一句,可以了,走吧。

人在机器面前不管专业与否一律平等。传统经验和当代技术在这儿分离,人人都在科学中认同我们的身份和处境。这与你是不是病人无关。也许你一直是个病人,也许你从现在开始病,机器就在那里。机器的意义、图像的意义、或是你的意义,都是不必过度思考的,你来到这里,就行。通过机器,你的原生态已转化为图像,这就是意义。

你被机器夹住的时间,也就是你从原生态向图像的转变。此刻,你不能回头,也不能落下,唯有向前了。

此刻,如果谁捧着一册《看懂你的体检书》让你悉心研读,你就对他说:到机器那里去吧,机器会看懂你的体检书的。